

林美茂

在柏拉图哲学中，“观照”(θεωρεῖν αὐτόν, θεωρεῖν αὐτόν, θεωρεῖν αὐτόν)的问题主要在《斐德罗篇》和中期的三大对话篇《会饮篇》、《理想国》、《斐多篇》里被提出。(cf.Phdr.,249e-250b;Symp.,210d;Rep.,480b-d; Phdo.,84a-b;)虽然在这四个对话篇里所提及的“观照”问题,各有其不同的场景和着眼点,但是,其中所表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观照”都是被界定为人(哲人)的理性活动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纯粹的境地;并且人在这种境地中捕捉到的对象都是“本真存在”。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哲人所“观照”到的对象是“本真存在”的话,达到“观照”境界的哲人就是“智者”,成为与神同样的存在,因为在柏拉图哲学里,看到“本真存在”就意味着达到了“真知”的状态,然而,柏拉图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却是:“真知”只有神才会拥有。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哲人是唯一的以“本真存在”作为认识对象并达到“观照”状态的人。而当“本真存在”成为认识的对象,即认识进入“观照”的境地时,就意味着认识达到了“知”的状态(cf.Rep.,479e)。如果人的认识达到“知”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人已获得了对于其所认识的对象“真知”(cf.Phdo.,75d)。可是,在《斐多篇》里,柏拉图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人在拥有肉体的一生中是不可能获得“真知”的(cf.Phdo.,66b)。同样是中期的对话篇,《理想国》与《斐多篇》的观点从表面看来显然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表述:一方面认为人(哲人)可以观照“本真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是无法获得“真知”的。那么,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给予明确而恰当的辨析。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把握,是理解柏拉图中期对话篇特别是《理想国》的关键所在。

一、对于“观照”主体的辨析

只要整理一下柏拉图关于“观照”的议论就会发现,进行“观照”的有纯粹灵魂和人的灵魂两种主体存在着。在《斐德罗篇》中所描述的关于灵魂的神话(cf.Phdr.,246a-248d)里,“观照”的主体是纯粹的灵魂;而在《会饮篇》和《理想国》里议论到的“观照”主体则是人,也就是被囚禁在人的肉体中的灵魂。

“观照”的议论中所出现的上述两种主体,在对话篇中柏拉图只是用了“灵魂的纯粹自身”一种表述(cf.Phdo.,65d、66e-67a、67e、79d,etc)。这种关于“灵魂的纯粹自身”的表述,根据议论的场面和内容,各有其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切断与肉体的一切关系,灵魂自身独立存在;另一种是指灵魂作为人的存在,虽然与肉体结合在一起,但是拒绝肉体的配合,排除肉体的干扰,完全依靠自身力量。

1.灵魂切断与肉体的一切关系、自身独立存在的状态,当然意味着灵魂处于进入肉体之前或者人死后灵魂脱离了肉体的纯粹状态。《斐德罗篇》里关于与诸神一起到天外观看(“观照”)“真理的原野”的神话里所提出的灵魂,《斐多篇》(Phdo.,66e-68d)里苏格拉底极力强调“肉体的干扰”时所要求的、关于“本真存在”的“观照”所必须具备的灵魂的纯粹状态,这些议论中所说的灵魂都是指与肉体非结合状态的灵魂。并且,处于这种状态的灵魂的“观照”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观照”时灵魂必须脱离肉体的理由,是为了使“知能够成为我们的”(Phdo.,66e2)。即:灵魂为了获得“真知”,必须与肉体切断任何关系,处于完全独立的纯粹状态。当然,这种状态下的灵魂对于“本真存在”的“观照”,就意味着灵魂对“本真存在”的认识达到了“知”的境界。但是,这里我们将面对新的问题。上述这种进入肉体之前或者脱离肉体之后的灵魂的“观照”,只是属于纯粹灵魂的“观照”,而不能成为人的“观照”。如果柏拉图的“灵魂的纯粹自身”的表述只是单指这种状态的灵魂的话,那么其对人的意义就不在于生前而在于死后。但是,柏拉图关于“观照”问题讨论的中心内容,其意图不在于议论人的死后,而完全是为了人在活着的时候对于自身行为的净化。所以,囚禁于人的肉体中的灵魂的“观照”,成为其中心课题。

2.在《斐多篇》里,柏拉图对于人必须在死后才能够获得“真知”的问题做了具体的阐述和议论。与此同时,对于人在生前为“观照”而付出种种努力的重要性的意义也进行了论述。他那有名的“哲学是一种死亡的练习”的观点(cf.Phdo.,80e-81a)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在这个对话篇中,柏拉图对于“哲学”的意义及其作用做出了如下的阐述:我想哲学会劝说灵魂,离开通过肉眼的考察,耳朵以及其他来自于感觉的考察,……让灵魂凝聚于自身,沉潜于自身,不信任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有以灵魂的纯粹自身对于纯粹的“存在那个存在”的“直观”(νοῦν ἰδεῖν)的时候是唯一可信赖的(Phdo.,83a-b; 黑体为引者所标)。

专心致志地跟随纯粹思维的引导,时常保持在这种状态中,通过“观照”神一样的存在、仅靠臆想是无法捕捉到的存在而被哺育(τρέφεται),在人的有生之年,必须始终坚守这种生存方式(Phdo.,84a-b; 黑体为引者所标)。很明显,在这个阐述里的“灵魂的纯粹自身”,不是指上述那种完全切断与肉体关系而拥有纯粹性的灵魂,而是指虽然被囚禁于人的肉体内部却拒绝了肉体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纯粹性的灵魂。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灵魂在人的肉体里被分割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哲人在探求时能够“观照本真”的只是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动力和作用。而只有这个部分才是灵魂的自身或者本性。因此,关于人的“观照”的议论所提到的“灵魂

的纯粹自身”，当然是指囚禁在人的肉体里的灵魂拒绝肉体后的“纯粹自身”。柏拉图一直强调“观照本真”应该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哲人恰恰是对“观照本真”怀有真爱的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柏拉图对于人的灵魂的“观照”的议论，不同于对于纯粹灵魂的“观照”的议论：后者是以“获得真知”为前提展开的，而前者只是对人的灵魂“通过观照而被哺育，在有生之年必须(δεῦρο)始终坚守这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做了强调。也就是说，在这里，柏拉图并没有提到通过“观照”而“获得真知”的问题。所以，要求人们活着的时候必须始终保持“观照本真”的生存方式，是人的“观照”的特征。

3.但是，无论是纯粹灵魂还是人的肉体中的灵魂，追求“获得真知”都是其“观照”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那么，上文所说的人的灵魂“通过观照而被哺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上文中并非明确。只是其区别于“获得真知”这一点是显然的，因为人在一生中都必须坚持“观照本真”，就意味着人的一生都没有“获得真知”。那么，人通过“观照”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哺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斐多篇》里可以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柏拉图指出：囚禁于肉体中的灵魂，拒绝肉体的协助，排除肉体的种种干扰，为回归自身、保持本性所作的努力，将会使灵魂得到“净化”。具体地说，人在认识世界时，拒绝使用肉体的感觉器官，纯粹依靠理性的力量而进行，就能达到对灵魂的“净化”。这是人在有生之年所必须坚持的努力，是人“最有可能接近真知”的途径(Phdo.,67a)。这句话与稍前提到的使“知能够成为我们的”(Phdo.,66e2)那种表述形成鲜明对比。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接近真知”区别于前面提到的“获得真知”。这就说明，在柏拉图看来，人在活着的时候只能“接近真知”而不能“获得真知”。柏拉图为“观照”提供了“接近”和“获得”两种不同的结果。

“获得性观照”是指纯粹的灵魂通过观照“本真存在”而达到拥有“真知”的结果。而“接近性观照”，则是指肉体中的灵魂通过对于“观照本真”的执着追求，而无限地接近“真知”的过程。不过，这两种不同的“观照”是相辅相成的。“接近性观照”是被囚禁在肉体时的灵魂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对于“本真存在”的认知状态；是为了人死后纯粹的灵魂“获得真知”不可缺少的前期准备。通过人的“接近性观照”的努力，灵魂就能够保持清净的状态脱离肉体(cf.Phdo.,80e)，为进入“获得性观照”提供基础。而“获得性观照”是灵魂脱离肉体之后，为了不再被赶出永恒世界而重入轮回，通过对“本真存在”的“观照”而保持完全的纯粹性和获得神性，达到不再被“流放”的目的。(cf.Phdr.,248c)

综上所述，人的灵魂通过“观照”得到哺育，其含义是人的灵魂得到净化以及对“真知”的逐渐接近。人的灵魂正是有了“观照本身”的欲望和追求，才会竭力回避肉体的诸恶，纯粹以理性探求“本真存在”。而这种避恶向善的态度，将使灵魂得到最高净化。

二、“观照”的方式

然而，同样是以“本真存在”为认识对象的“观照”，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呢？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对于“观照”方式的叙述里找到相应的答案。

1.根据两种不同的“观照”主体，柏拉图描述了两种不同的“观照”方式。讨论“观照”问题时，触及到“观照”方式的只有《斐德罗篇》里对灵魂的神话性描述部分(cf.Phdr.,249e-250b,etc)。从那些叙述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观照”方式存在。

(1)在《斐德罗篇》249e-250b部分的神话性描述里，柏拉图只是对人的灵魂处于“观照”时的情形以及如何触及“本真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说明。那就是人的灵魂在目击到“本真存在”或者与其类似的存在时，由于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认知，所以对究竟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不得而知。只有极少数人在朦朦胧胧中其认知器官到达“本真存在”的似像，透过似像而“观照”其不变的原像。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这种“观照”简称为“第二观照”。“第二观照”的特征是：透过似像观照原像。

(2)还有另一种“观照”，这种“观照”以暗示性的形式存在于上述神话性描述中，即柏拉图一再强调的关于灵魂在进入人的肉体之前已经“观照”过“本真存在”的那句话。(cf.Phdr.,249b6,e5)这就说明灵魂处于与肉体毫无关系即独立而纯粹的状态时也有过“观照”的体验。对于这种“观照”，柏拉图有过具体描述(cf.Phdr.,247b-d)，那就是纯粹的灵魂站在运转着的天球的表面(人住在天球的内面)，与诸神一起幸福地“观照”天球外面“真理的原野”里的一切“本真存在”。这种“观照”的特征是：直接地(无媒介地)“观照”到“本真存在”。我们把这种“观照”简称为“第一观照”。

两种“观照”的不同点是一目了然的。首先是两者捕捉“本真存在”的方式不同：“第二观照”是透过似像而触及原像，也就是说只是“间接地”观照到“本真存在”；而“第一观照”则是面向“真理的原野”，“直接地”对“本真存在”进行“观照”。其次是两者触及到“本真存在”时的表现也不同：前者是“感到震惊而忘我”，因此无法充分地“对‘本真存在’进行认知；而后者却是“心里充满着喜悦”，沉浸在无限幸福的“观照”之中。

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照”情形，正好与《斐多篇》里所议论的两种不同的“观照”主体相对应：“第二观照”的主体是被囚禁在人的肉体里的灵魂，而“第一观照”的主体是切断与肉体一切关系的纯粹灵魂。可见，之所以同样是“观照”却会有“接近性”和“获得性”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观照”时主体对于对象的捕捉方式不同。因此，可以说“第二观照”是“接近性”的，处于“观照”的低级阶段；“第一观照”则是“获得性”的，达到了“观照”的最高阶段。根据这个对应，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二观照”对于染上肉体污秽的灵魂起到“净化”作用；而被净化了的灵魂脱离肉体后进入“第一观照”，通过直接地对“本真存在”的“观照”而获得神性，可以不需要依附于肉体而与神永恒同在。

2.在上述涉及到“观照”的中期三大代表性对话篇里，柏拉图始终坚持人可以“观照本真”的观点。特别是《理想国》论述的正是：哲学家通过“观照本真”，进而让现实社会模仿“本真”即“善”，从而创建理想的国家。柏拉图为自己提出的“人的灵魂在人的肉体中，可以通过自身单独的力量而‘观照本真’”的论点，阐述了两个重要的论据：

(1)可以进入人的肉体的灵魂，比任何一种动植物的灵魂都来得优秀。其根本理由是，那是一些“观照”过“本真存在”的灵魂。(cf.Phdr.,248e-250a)

(2)灵魂虽然被囚禁在肉体中，但是其存在仍然比肉体来得优越。柏拉图虽然认为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由于肉体的种种恶习的干扰而片时也无法获得恒常性，一直处于慌乱之中(cf.Phdo.,66e)，但是他同时又一再强调，被肉体囚禁的灵魂依然掌握着支配肉体的主动权(cf.Phdo.,80a;Leg.,896b-c、97d;Alc.,130a、d-e,etc)。因此，灵魂可以通过本性的力量而达到“观照本真”。

3 但是，既然柏拉图坚信，孜孜不倦探索的哲人最终必定能够到达“观照本真”的境地，那么，对于“人的灵魂的观照”只提到“接近真知”而不涉及“获得真知”究竟是何故?这个结论在前面已经说过，其原因在于“第二观照”的方式本身。

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观照”的认识状态，是指直接把自我移入对象，即认识主体不借助任何媒介物而直接接触对象(“本真存在”)，从而把握对象。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在认识世界时，尽可能把“自身”置于“本真存在”之中(cf.Phdr.,248c)而进行直接把握的认识方式，正是指“观照”的认知状态。但是，“第二观照”的认知方式与此明显不同，前面已说过，那仅仅只是“到达(本真的)似像，透过似像而观照其原像”的间接性认知。那么，透过“似像”间接地对“原像”进行“观照”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可以从《斐多篇》关于人的“观察日食的比喻”(cf.Phdo.,99d-100a)中，了解到这种认知方式的具体内容。在这个比喻里，柏拉图指出：犹如人在观察太阳时必须通过像水面之类的媒介的倒映才能看到一样，事物的真相(“本真存在”)也必须在理论的探索中才能得到把握。

大家都知道，柏拉图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捕捉到的一切东西都只是“本真存在”的“似像”。也因此，与“本真存在”相对应的概念被称作“感觉存在”。由于“本真存在”被界定为超越了人类层次、只有神才可以到达的绝对存在，所以从理论上说，那是完全离开了人的存在和认知领域的超越性存在。但是，柏拉图同时认为：人只要借助“理论”这个媒介，本来与人处于不同层次的存在即“本真存在”层次可以纳入与人的存在同一层次进行考察。“观察日食的比喻”就是柏拉图这种思考的具体反映，其中所提到的把事物真相投影到“理论”中进行考察，指的正是这种把不同层次的存在放在同一层次进行探索的认知方式。柏拉图在其“回忆说”的论述过程中，对于“事物真相”如何在“理论”里投影的过程做了具体阐述(cf.Phdr.,248b-c)。也就是说，人(的灵魂)只有通过“回忆”才能从众多而繁杂的感觉性事物中捕捉到“事物的真相”，使其“投影”在“理论”里而成为考察和探索即人的认识活动的对象。人的灵魂被囚禁在肉体的期间，无法脱离肉体而直接参与诸神一起飞翔天外“观照本真”的行列。只有通过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这个世界的事物而触动理性思维，然后凭借幽远而模糊的记忆，让曾经“观照”过的“本真存在”，犹如太阳倒映在水中一样，投影在“理论”里进行“观照”，力求自己的认识达到接近于对那种终极存在的完全把握。

当然，这里所谓的“理论”，指的是根据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倡的“哲学的问答法”(διαλεκτική)而展开的哲学探讨的过程。柏拉图认为，“哲学的问答法”是人探索和把握真理过程中唯一正确而可行的方法。但是，无论是赋予人类捕捉“本真存在”能力的“回忆说”，还是让人达到更为准确地把握“本真存在”的“哲学的问答法”，其认识过程中所考察的对象都只是浮现在“理论”里的“本真存在”的“投影”而不是其本身。这就说明了人的认识并没有直接以“本真存在”为对象，也因此，人在认识过程中仅仅只能不断地选择被认为最为确实而完美的理论作为检验真伪的标准。(cf.Phdo.,100a)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充分认识到在柏拉图哲学中所论述的“观照”问题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状态的灵魂，也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观照主体”，是理解中期对话篇关于“观照”的议论中所出现的“一边强调人是可以‘观照本真’的，一边又主张人无法‘获得真知’”的观点里所包含的逻辑上不自洽的问题的关键所在。确实，柏拉图在论述“观照”问题时，对于“观照主体”的叙述，使用的是“灵魂的纯粹自身”这同一种表述。但是，同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拥有绝对同样的内涵。通过上述梳理和归纳我们知道，柏拉图的这个表述，根据议论的内容不同其内涵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如果觉察不到这种差异，将会拘泥于柏拉图议论的表面而错误地认为其议论存在着矛盾，疲惫于许多隔靴搔痒或者离题万里的文章。还必须清楚，柏拉图为不同的“观照主体”提供了“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不同的“观照方式”。人的“观照”仅仅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捕捉到“本真存在”的“第二观照”。更具体一些说，人只是通过“理论”的媒介捕捉到“本真存在”。而“获得真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做到对“本真存在”直接地认知和把握。因此，在“理论”里间接地捕捉“本真存在”的“第二观照”，只能是“接近真知”而不能“获得真知”。柏拉图的研究者们之所以会认为柏拉图对于“观照”的论述所提出的观点存在着矛盾，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关于达到“观照”状态的叙述，都理解成意味着“获得真知”。这种理解不能说全错，“获得真知”正是柏拉图所提倡的“观照本真”的终极目标。但是，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只有对于切断了与肉体一切关系的纯粹灵魂的“观照”来说，“观照本真”=“获得真知”的等式才能成立。而对于被囚禁在人的肉体中的灵魂所进行的拒绝肉体的协助、以独自的力量从事的“观照”，即“人的灵魂的观照”，柏拉图只是坚信它是可以“接近真知”的，而并没有主张它可以“获得真知”。也就是说，柏拉图只是极力强调人必须始终停留在纯粹的思维之中，通过“观照本真”而使灵魂得到“哺育”；在作为人而存在的时候，必须一直坚守这种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户塚七郎，1979年：《パラダイグマ説における模倣と類似について》，《西洋古典学研究》，岩波书店。
金山弥平，1981年：《プラトンに於ける認識とその対象——思わくとく分の比喻におけるデアイアについて——》，《古代哲学研究》，古代哲学会。

瀬口昌久，1986年：《プラトン「ペイドン」における生て知の原理——心身問題の前哨——》，《古代哲学研究》，古代哲学会。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1993年：《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

伊集院利明，2000年：《Tithenai ta Eide(イデアを立てること)》，《西洋哲学史の再構築に向けて》，渡邊二郎監修，昭和堂。

《プラトン全集》(日译本)，1976年，岩波书店。

Platonis Opera,Oxford classical texts.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苏晓离(《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